

焚鶴人

余光中



純文學

焚鶴人

余光中

純文學叢書

104

純文學叢書104

焚 鶴 人

定價80元

著 者：余 光 中
出 版 者：夏 林 含 英
發 行 者：純 文 學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
臺 北 市 古 亭 區 10742

重慶南路三段三十號

電 話：3016464・3030161

郵撥帳號：0 0 0 5 3 3 3—1

封面印製：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臺北縣中和市中山路二段四二一號

印 刷 者：中 寶 印 刷 廠 有 限 公 司
三重市成功路四一巷十一弄八號

裝 訂 者：日 富 印 製 有 限 公 司
板橋市金華街七五巷二三弄二五號

中華民國 61 年 4 月 初 版 首 次 印 刷

中華民國 74 年 11 月 初 版 第 13 次 印 刷

新聞局出版登記證：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九七號

• 本書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社調換。

目 錄

下游的一日	一
食花的怪客	二
焚鶴人	三
伐桂的前夕	三
蒲公英的歲月	四
丹佛城——新西域的陽關	五
譯音二題	六
放下這面鏡子	七

幾塊試金石	八
我們需要幾本書	九
如何謀殺名作家？	一五
論天亡	二三
翻譯和創作	二五
所謂國際聲譽	二七
撐起，善繼的傘	一四
宛在水中央	一六
在水之湄	一七
現代詩與搖滾樂	一八
第十七個誕辰	二五
後記	三二

下游的一日

那天在觀音山下一個尼姑也沒有見到。修女，倒是有好幾位。就坐在第一排，白巾白袍，像一行文靜的「洋百合」。湛湛的江水，巨幅長玻璃外自在地流，藍悠悠，幾隻水禽在晚秋的艷陽中閃着白羽。這是琺瑯瓷油成的亮晴天，空中有許多藍，藍中有許多金，有誰要晴朗的樣品，這就是。玻璃的這邊，他聽見自己的聲音，經過麥克風放大而顯得有些變質的自己的聲音，在一座線條清晰，多鉛多玻璃的大廳上，激起一派迴響。他誦的大半是出國前的一些作品。那裡面當然也是他自己，只是已經有一點陌生罷了。才五六年，那一個自己，竟然已經有一點像標本了。他幾乎想坐下來好好想一想，好像靈魂上發現了一條皺紋，需要將它燙平。不過臺上人是沒有這種自由的。臺上人一恍惚，就會造成一段荒謬的冷場。忽然他

發現有一雙眼睛正投向窗外，被外面的風景映起反光。那是一雙年輕的眼睛，裡面有很多水，水面有很多光；他羨慕她有機會在這種晴得虛幻的日子，一面聽講，一面出神。他也經過大二的日子，知道肉體參加衆人，讓神魂飛到遠方去的那種情味。可是其他的眼睛都向他集中，像許多敏感的觸鬚在合編一張網，要捕捉他的眼睛。這是帶有一點催眠的意味的。眼與眼的對視，久了，就超出靈魂所能負擔的程度，因為真象總是可畏的。一位音樂家（是帕嘉尼尼嗎？）在行經魚屍並列的市場時，忽然想起他當晚有場演奏會。如果這不是一個笑話，那位音樂家的孤絕感，也未免太尼采了吧。他感覺中的聽衆，却像希臘神話中的百眼獸，耽耽，睖睖，令人心悸。他當然並不怕那些聽衆。再大的百眼獸，他自信也能馴服，甚且逗它發笑。他怕的毋寧是雙眼獸：目光停留在一張臉上，變成一比一的對視，情形就大不同了。

雙眼獸是有靈魂的。百眼獸有沒有靈魂，就很成問題了。百眼獸對他的要求，是表演。所謂演講，本來就是一半講，一半演，演得那頭百眼獸恍若催眠，否則，被催眠的就是他自己了。站在臺上的，當然也是他自己，至少是他許多自己中的一個，那個自己爲他贏得許多掌聲，許多笑靨，許多眼睛的驟然發光。可是那並不是他最喜歡的自己。兩年來，他幾乎記不得做過多少次的馴獸師了。獸有大有小，愈大的愈像獸，而愈像獸的，馴起來，也就愈加刺激，富於冒險的意味。不過那種經驗總是很寂寞的，因爲你總是以一對百，甚至以一當千

。對他們，你是一個熟悉的名字，啓開一些封面，他們就可以審視你靈魂的標本，你的秘密是公開的；對於你，他們永遠是未知數，他們，只是許多陌生的總和。坐在暗處的，固然寂寞，但站在亮中的，另有一種寂寞，寂寞得緊張，而且疲倦。

此刻，潛在他意識深處的，是一個含糊的，有點隱隱發痛的慾望。在自己聲音間歇的空隙，那蠢蠢的慾望在搔癢他的靈魂，說：「爲什麼不選一雙柔和的眼睛，僅僅是一雙，而且對它說：『這樣好的天氣，這樣貴的陽光，跟我一同出去吧，去細密的相思樹下，或是去江邊，聽我說一些上游的故事。你是大一吧？是嗎，我猜得不錯。從你的眼睛，從你流盼時清爽的眼神，我猜得出你是新人。我也曾是大一的新人，在一所也是教會的大學。我敢打賭，那時候，我比你更寂寞，更容易受傷，更充滿矛盾，對外面的世界，更加神往。江邊真是美好，這陽光，像透明的黃玉，在這種不可置信的完美中，你該坐在一塊隕星似的怪石上，想一些上游的事情。』」

這只是刹那間朦朧的慾望罷了，他當然不能走下臺去，拾起那雙眼睛。事實上，當他的眼光再度從手中的書頁向下面掃掠，那雙眼睛，不，連那張臉也不見了。下一瞬，他只看見一隻眈眈而視的百眼獸。這種失落感，在他，已經是尋常事了。記憶裡，有許多許多臉，不一定都怎麼美麗，但是有靈氣，有個性，有反應迅速的光彩。他記得那些臉，像太陽記得盛

開的向日葵們。當然不全似向日葵，因為有的典麗清雅，像蓮，有的俊逸惆悵，像水仙。因為曾經出現在他粉筆的射程內的，有嫫祖的女兒，也有海倫的後裔。回國已經兩年，偶而，在變幻的晚雲上，或是囚在亞熱帶濕悶的雨季，他會記起那些臉來，輪廓分明眼神奕奕褐髮飄動的那些臉……倪丹啊，文葩啊，史悌芬啊，他會對自己默默吟唸。不過他是生存在這樣的一個世界，留下來的固然不少，但失落的無疑更多更多。那些臉啊那些臉，嫫祖的和海倫的臉，一張繼一張，在時間之流上飄浮而去，一朵接一朵，如蓮。「當然，我不是捕蝶人，」他這樣對自己分辯。「只是每飛走一隻燕子，便減掉一點春天。」上星期六他經過一方水池，見一朵孤蓮在秋日的金陽裡抵抗十月底的涼風，不禁立定了怔怔而視，直到他打出一個噴嚏。

他仍然在朗誦自己的作品。他聽見自己帶一點江南腔的不標準國語，在大廳晴明的空間盪起迴音。據說那就是他的聲調，在收音機和錄音帶上都是那樣，帶那麼一點磁性，節奏矜持而舒緩，但音色頗為圓熟。這一點，他是頗引為自豪的。小說家華麗瑜——性急而豪快的「學妹」——就一直嫌他說話太慢，而他，總覺得她口齒太快，心還沒到，舌已先搖。想到華麗瑜，他忽然若有所失。前天還接到她一封國際郵簡：「怎麼樣？泡在島上做糊獮王，不想出來蹦蹦？萬聖節快到了，楓葉和橡葉燒成一片。還記得五大湖區的秋天嗎？」這真是從

何說起。他怎會忘記那種成熟之美，渾然而厚的那種大陸性氣候？他怎會忘記那種純然透明的空氣，一腳踏出戶外，撲面就是一陣開胃的草香，你覺得髮根一下子浸在冷得醒鼻的風裡，清潔的肺浮在空中，翼然如雲，而陽光燦燦，怎麼水晶球裡瀉着黃金？真的，萬聖節又要到了，明天就是萬聖節的前夕。想着，他果真翻到十年前留學時所寫的，一首歌吟萬聖節的作品，朗誦起來。於是有濃郁的土香升起，搽着一股南瓜的氣味。

陽曆，是萬聖節，陰曆，正是重陽日。他告訴自己，今天是他的生日。對於每個人，自己來到這世界的那一天，總是帶一點神秘，且有催眠的力量。對於他自己，重九這日子更是如此。根據西方的迷信，詩神亞波羅，酒神戴奧奈塞司，大神宙斯，巫師墨林，衆神之使者赫爾彌斯，都以冬至這一天爲生日。難怪格瑞夫斯的第七個孩子生在冬至，詩人竟得意到賦詩以慶，寫了那篇「冬至喻瑣兒」。自己竟然誕生在重九，他也暗暗感到自豪。因爲這也是詩和酒的日子，菊花的日子，茱萸的日子。登高臨風，短髮落帽，老詩人悲秋亦自悲的日子。他曾經自稱「茱萸的孩子」，遺憾的是，已故的母親不能欣賞這樣的句子。終於又是重九了，在這無所謂秋天不秋天的島上。怎麼忽忽竟已是第十九個重九了？在大陸，這樣爛熟的小陽春，風景一定停留在美的焦點，人們向海拔更高處攀去。可是登高不爲望遠，爲避難，爲了逃一個大劫，他這樣提醒自己。於是自豪之中，又感到深沉的哀傷。他的生日就是這樣

：名義是登高臨遠，慷慨逍遙，但脚下是不幸，是受苦受難的大地。他那一代的孩子，在一種隱喻的意義上說來，都似乎誕生在重九那一天，那逃難的日子。兩次大戰之間的孩子，抗戰的孩子，在太陽旗的陰影下咳嗽的孩子，咳嗽，而且營養不良。南京大屠城的日子，櫻花武士的軍刀，把詩的江南詞的江南砍成血腥的屠場。記憶裡，他的幼年很少玩具。只記得，隨母親逃亡，在高淳，被日軍的先遣部隊追上。佛寺大殿的香案下，母子相倚無寐，槍聲和哭聲中，挨過最長的一夜和一個上午，直到殿前，太陽徽的騎兵隊從古剎中揮旗前進。到現在他仍清晰記得，火光中，凹凸分明，陰影森森，莊嚴中透出憐怒的佛像。火光抖動，每次都牽動眉間和鼻溝的黑影，於是他的下顎向母親臂間陷得更深。其後幾個月，一直和佔領軍捉迷藏，回溯來時的路，向上海，記不清走過多少阡陌，越過多少公路，只記得太湖裡沉過船，在蘇州發高燒，劫後和橋的街上，踩滿地的瓦礫，屍體，和死寂得狗都不叫的月光。

「月光光，月是冰過的砒霜。月如砒，月如霜，落在誰的傷口上？」誦完最後一首詩，那百眼獸便騷動起來，掌聲四起，像一羣受驚的野雁。終於響聲落定，外面的風景溢進窗來。女孩子們的笑聲，呼聲，溢向戶外，投向石院中豐盛的陽光。

女孩子們被聖心的鐘聲召走後，一位身材修長的修女開始帶他參觀這座女子大學，且用夾英文的三明治中文，向他娓娓介紹建築的風格。濃密的相思樹叢裡略帶鴿灰調子的白色校

舍，在下午的艷陽中顯得分外乾淨悅目。向陽和背光的各式牆面，交錯形成雅趣的幾何構圖。這是一座新型的現代建築，設計人的品味顯然傾向純淨主義，那樣豪爽地大量使用玻璃，引進幾乎是氾濫的光。真的，現代建築是雕刻的延長。整座校舍像一顆坦然開放的心，開向天光。當光沛然瀉下，靈魂乃勃然升起。

「這是島上最迷人的建築了，」他讚歎說。

「謝謝你，」修女說。「這座建築物處處埋伏着心機。每轉一個彎，你就發現一個不同的雕塑品。我來這裡已經兩年，到現在，還沒有完全看清楚。」

「恐怕天使也要迷路呢。」

她笑了一下，接着又爲他推開一扇門。

「在某種意義上說來，」他得意洋洋，大發議論。「建築家的心靈和作曲家的心靈是很相似的。前者在設計的過程中，必須同時顧到一個立體的各部份在不同的角度所呈現的形象，正如後者在經營一個交響曲時，必須在聽覺的想像中，聽見那麼多不同的樂器各自的和綜合的聲音……」

「根據你的說法，」她打斷他的宏論。「我們正走上這座塔樓最迷人的一彎旋律了。」說着她領他步上一座迴旋梯，從樓底攀向三樓。四壁呈圓柱形，每走一步，就改一個方

向，同時也升高一級，而每升數級，肘邊便開啓一道垂直而狹長的窗，引進現代的也是中世紀的光。但丁啊但丁。他的心境頓然內外皆通明。肉身和靈魂休止了戰爭。他正想說：「這樣的無阻無礙令我驚惶，」忽然發現他們已經在戶外，莫遮莫欄的空間匍伏在他們腳下，那樣虛無而燦爛的空間，風，吹過，光，瀉過，圓圓的藍在四周運轉。他緊張地側過臉來，準備看見，同時又害怕看見什麼有翼的東西。

「你看，對岸的一草一木都這麼清清楚楚，」她說。

何止是清楚！簡直是透明。他覺得，只要他肯看，他可以看見任何東西，和它們背面的。他甚至可以覺得，他能夠看見自己的頭頂和腳底，立在光中，他看得見自己的四十個影子。他興奮得想告訴她，今天他是他的生日，而她一定是一個天使，帶他到這樣高的地方。一定，有甚麼艱難就這樣躲過。可是他忍住了不說，因為在藍渺藍茫的中央，似乎有什麼啓示在向他開放，只向他開放，而一落言詮，一切恐立刻會消逝。

接着他意識到，她說這裡已經是河的下游，順流而下，不遠處便是海口。事實上，他只有一隻耳朵在聽她說話。另一隻，聽見的是上游的水聲，是過去，是過去十八年的水聲，風聲。因為都市在上游，那百萬人蟻聚蜂擁的都市，令人興奮，無聊，窒息，每到雨季就令人霉腐，風季，就令人做惡夢，那都市。因為他的家，他的妻，他的小女孩們在上游，那城市

，因為他的老師和學生在上游，他的學生，他的讀者和聽衆，朋友和敵人。日落時，他仍將回到那裡，因為不能不回去。天網恢恢，疎而不失。因為有一個老人坐在夕照裡，等他的兒子。一個女人臥在牀上，等她的丈夫。一窩白哲的女孩在夢中，夢見她們的爸爸。因為有敵人等他們爭論的對手，有更多的朋友等他去輸血，輸信仰，輸希望。因為有衆多的讀者，聽衆，學生，無形的，有形的，那些百眼獸，在等待它們的馴獸師，獸醫，飼料。因為有一羣猛烈的編輯埋伏在那裡，一撲而上，準備吞噬他的腦髓和心。有一把梳子，要收割他的落髮。一柄剃刀，要刈盡他憂煩的鬚髮。幾百畝的稿紙，要派克二十一去開墾。因為，血肉之軀，日日夜夜，誰能抵抗那許多電話，限時信，通知通知通知？危機四伏的日曆，戰戰兢兢走過去，像走過一個佈雷區。

初來島上，那都市還是頗有田園風的小城。那時，紅色計程車的蟹族尚未橫行，單車騎士還有點瀟灑的古典意味，他和同班的年輕騎士可以並轡疾馳，直到碧潭的橋下。回家的路上，他慣於停下來，爲了貪看白鷺的那種白，稻田的那種青青。而一早，送報人便竄進所有的巷子，「像松風賽跑」。夜裡，按摩者的笛音由遠而近，由近而渺，似乎告訴他，詩人並不是唯一無寐的心。那時，他鬚髭初生，和剃刀還不很親近，領帶可畏如吊索，女同學面前不肯戴眼鏡。一切皆在未定之天，那樣寂寞，那樣年輪。

一輛火車正迤迤駛過對岸，曳着抒情的煙，向入海口的方向。那是他六年前往返駛行的一條路，每星期往返一次，而觀音山就像仰臥的觀音，在車窗外四起的暮色中伴他而行。這些事，在島上發生的這一切細故瑣事，當他在新大陸高速夢遊的歲月，皆已輪廓模糊，今日忽然像對準了焦點的鏡面，一草一木，秋毫悉現，延伸在他的面前。一刹那，他恍若立在時間的此岸，一覽百里地眺視彼岸的風景。而碧澄澄的時間仍向前流着，向前面的海口，即使這樣完美渾圓的一日，也將毫無痛楚地流去。不久他又將回到那城市，再度投入那大磨子，讓四肢百骸七情六慾接受與生俱來的重噸輾磨。天網恢恢。人網恢恢。肺病織成的煙網，塵網，細菌之網亦恢恢。美麗的城市啊美麗得多麼危險！他慶幸河流有入海口也有兩岸，城市有中心也有四郊。他慶幸有一個生日，至少有一個生日能這樣度過，這顆心能跳出時間的磁場，這個靈魂能昇到天使的高度，這個日子竟如此甘冽可口，像用「根細長乾淨的麥管，向一隻藍玻璃杯中吸金紅的橙汁。他知道，像所有佳日的夕暮一樣，回城的車中，一種悔恨加心怯之情，必定當面向他襲來，像剛剛參加過一位情人的葬禮。

五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

食花的怪客

古典文學的冒思莊教授，十五年來第一次繫一個緋紅的領結來上課。一進教室，就感覺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他的額下。他裝出毫不在意的樣子，走上講台，開始講課。一抬頭，瞥見前排的幾個女生正湊到一起咬耳朵，一面偷偷舉起眼睫，睨着他微笑。真不該繫這紅領結的，他想。每天早晨，冒思莊從單身教授的宿舍緩緩步行到學校來上課，總是一身深青色的西裝，打一條灰鬱鬱的領帶，天冷的時候，總是戴一頂暗藍調子的法國小帽，遮住半白的短髮。這一身打扮，已經成爲校園裡的十景之一。學生都戲稱他常走的那條路爲「羅馬大道」。今天，法國小帽忽然不見了，這還不算，連灰領帶也換了紅領結。空前的大新聞，下禮拜的校刊上一定有一段。

冒思莊開始講解一首頗長的古典田園詩。「所謂牧神，是一種半人半獸的妖怪，出沒在森林地區，追隨酒神，而且向澤畔的仙子，水汪汪的仙子求愛……」冒思莊是赫赫有名的古典學者，他一走上講台，底下立刻鴉雀無聲，表示一種尊崇的肅靜。他的班上常是人口最密的地方，可是正式選課的只佔少數，因為他的分數太緊，十五年來沒有幾個學生能拿到八十分以上。偶爾從閃光的眼鏡後掃視台下，冒思莊繼續講下去。八九十人的大教室，只有一隻迷路的黃蜂，震起一串高頻率而低沉的營營。在講台前沉沉了好一會，斷定春天不在這裡，終於嗡嗡然，從另一扇窗口飛走。外面，杜鵑開得好熱烈，紅白繽紛，像一團愛情的霧。陽光從高高的欖仁樹上落下來，斑斑點點的琥珀，灑滿窗台，一直灑到臨窗一個女生的迷你裙上。早晨九點多的空氣，寂寂無風，猶帶有草木的清芬和新鮮的露水氣息。是這樣晴美的日子，完整無憾得令人習慣，令人蠢蠢欲動，想做點荒謬的事情。畢竟，雨季拖得太長太久了，森冷的潮濕壓在人心上，像老傷口上的一條繃帶。想着想着，冒思莊竟產生一種幻覺，似乎迴盪在空中的聲音不屬於他自己。如果我能够從那扇窗口飛出去，他想，嗡嗡地飛出去，像一隻自由的黃蜂，飛出去，把不屬於自己的自己留在這裡。飛出去，在下課的鐘聲之前飛回來……

忽然有一陣節拍迅疾的步聲自長廊的彼端傳來，愈來愈響，漸漸聽得出是獸蹄的奔臨，